



2005年新年伊始，8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武装分子挟持，这是自2004年4月以来，在伊拉克发生的第二起绑架中国人质事件。此事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对此事的处理作了重要指示。后经多方营救，8名人质安全获释，他们于1月26日回到了家乡福建省平潭县。



我今年39岁，是福建省平潭县中楼乡湖山村人，因从小家里就很穷，我只读到小学便辍学了，十几岁就跟着大人们出去干活。

我们平潭县位于一个岛上，属于海防前线，经济发展缓慢。也许是环境所迫，平潭人自古就勤劳勇敢，“只要有机会，都愿意出去冒险、拼搏”，偷渡是家常便饭。我先后跟人出去打过隧道，当过建筑小工，但做这些活不仅很危险，而且永远无法改变贫困的生活面貌。1989年春节，经人介绍，我用打工挣来的几千元钱，与当地姑娘陈腊妹结婚，我们先后生了三个孩子。

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我感到生活的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这里人均不到两分地，仅靠种地连吃饭都不够，根本无法生活。我曾试着在承包地里种过水仙花和蔬菜，但因为只会种植不懂经营，家庭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4000元。2001年，因为种水仙花和修房，我还欠了几千元，这几千元债务像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想过很多赚钱的门路，还跟着别人出海捕过鱼，但我家离海岸太远，有近15公里，何况我根本就不会捕鱼，此路也不通。

2004年春节大年初八，我在表叔家吃年酒，当时林忠、周孙钦也在（此二人后来和我一起出国并遭绑架），还有两位是敖东镇上的人，大家说到如何才能挣到钱时，都觉得要想挣大钱，还是

然而始料不及的是，这8名获救者回到家仅仅跟亲人们匆匆见了一面，第二天就全都不知去向了。原来他们都是偷渡客，由于偷渡时借了“蛇头”们的钱作“路费”（少则1万多元，多则3万元），刚到家“债主”就上门讨债来了。因此，即使是新年，他们也有家不能回。

获救者之一的林炳向我们述说了他偷渡伊拉克打工的前前后后……

架人质自述

文/黄 山

得到外国。这时，在镇上做建筑的表姐夫说他认识一位“漂子”（就是“蛇头”），曾把很多人弄到海外，的确有人挣了大钱。于是我们一合计，决定先找到这个“漂子”摸摸底。

几天后，表姐夫回话说，蛇头愿意帮助我们出国，但人家开出的价码是：到日本需要8万元，到新加坡要5万元，到东南亚等其他亚洲国家要三四万元。蛇头只负责把人偷渡到指定的国家，到了那里后一切都由自己负责。

我们几家都很穷，我自己就更不用说了，上有八旬老母，下有三个儿女，妻子身体也不好，住在三间石头房子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到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但我们又实在想挣大钱，都不愿意放弃这样的“好机会”。我们经过商量，决定筹钱。去不了日本、新加坡那样的富国，就到东南亚的一些穷国去，我们不怕吃苦，只要挣钱比国内多就行。我从电视上得知，美国人正在帮助伊拉克重建，我想，就业机会一定比别的地方多；我也知道那里很危险，但我们这儿有句土话说“饿鸡不怕打”，再加上那里基本上属于无政府状态，估计也没人管偷渡客，于是我提出去伊拉克，这个建议得到了大伙的赞同。

像我这样的家庭，要一下筹到3万多元谈何容易，何况这事还不能大张旗鼓。半个月过去了，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只借到3000



多元。实在没办法，我想到了借高利贷，我们这儿有很多偷渡的人都是借高利贷。通过朋友的介绍，蛇头愿意借给我25000元钱，但利息是每年25%，也就是说每年光是利息就要付6250元，就这人家还说是对我放心才借的。为了能出去挣大钱，我只好咬着牙答应了。但我根本没有见到钱，只是打了张欠条。当然，欠条上还请岳父和“中人”签了字。



2004年3月17日，蛇头把我们17个人用一条小船送出了海。当时我只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几包方便面和几盒清凉油。在海上漂了一天一夜后，我们被送到了一条外国货船上。又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4月5日傍晚，船停泊在一个海港。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约旦国的亚喀巴港。可能是货船与蛇头有关系，到港后，海员没有让我们下船，直到第三天晚上才有人来接应我们。随后我们上了一辆大货车，一直往北方开。第二天中午，我们被叫下车时才知道已经到了伊拉克。

这是个名叫鲁特拜的小镇。从外表上看，这个小镇和我国西北地区的小县城差不多，都是些三四层高、光秃秃的圆顶建筑，很少有树，四周全是丘陵和沙漠，显得很荒凉。当地有很多难民，还有不少人住在帐篷里，环境比较杂乱。在那里，根本就没人理会我们。为了尽快找到事做，我们一起来的17个人立即分开了。由于我和林忠的年龄差不多，又是亲戚，为了有个照应，我们没有分开。找了个机会，林忠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报平安，我也让他妻子转告我爱人让她放心，说我们很快就能赚到大钱了。

然而，与我们事先的想像不同，这里的工作并不好找。小镇基本上没有工厂，就是有些小作坊大也都关门停业了，只剩下一些服务性的小商店。但是，一来找工作的人太多，二来我们语言不通，又是外国人，想到小商店里找事做根本就不可能。

当地的物价非常高，特别是吃的东西，一碗清水面条放两根青菜，要价达1500个费尔（1个第纳尔等于1000个费尔），相当于人民币六七元。过了几天，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事做，只好把最后几百块钱拿出来兑换成当地货币——第纳尔，没想到换起来非常容易。原来，因战争原因，第纳尔币值不稳定，外国的钱在这里

大受欢迎。

4月14日，我和林忠在街头看到一个人一边挥舞着镰刀一边喊着什么，原来当地的大麦成熟了，他们在招工帮助收大麦，我们二话没说就跟了去。我们和另外几个人帮那个名叫萨德尔的人收了整整五天大麦，但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萨德尔只付给我们当地人一半的工资，除了吃喝，每天还挣不到4个第纳尔，换成人民币还不到30元。林忠一边蘸着唾沫一边数着刚刚挣来的钱，说：“这样下去，只要一年我们就可以还清欠债了。”我想，难道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本钱、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到伊拉克就是为了挣这点钱？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还清蛇头的钱呀？我和林忠商量，得想办法找到赚大钱的地方。4月23日，我俩又跟着难民一起往伊拉克西北部走。三天后，我们来到哈迪塞市。

在哈迪塞，我和林忠一个月里先后在四个地方打过短工，其中有个地方一直没有给我们工钱。一个月后，林忠在郊区一个私人农场找到

一份看管椰枣的活，不久我也在一家小商店找了个打杂的活。虽然我们分开了，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在伊拉克，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椰果刚下市的时候，



▲ 林斌的八旬老母亲

我很想尝尝这种从没吃过的水果，虽然很便宜，但我从来没舍得买过一颗。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家中的老母和妻儿，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才能发财。可是，现实却无情地击碎了我的美梦。我知道，想在伊拉克这样的地方发财是不可能的，只能退而求其



次，想办法多挣些钱，尽快地还上欠债才是。我家没有电话，我和妻子约好两个月通一次话。到该通电话的时候，她就到村里有电话的地方等着。一天，妻子告诉我，蛇头派人到家里来催要利息了，我只好把好不容易挣到的第纳尔换成400美元寄回了家。

我在那家小商店里，主要是帮人家看管商品和搬运货物，谈好的工钱是除去吃喝外每天18个第纳尔。虽没有当地人工钱高，但换成人民币每个月也有2400多元。然而，在这家小商店我只干了一个多月。5月28日，据说这家店主与一起爆炸案有关，主人被抓走了，小店也关了门。

半个月后，我又在一家铜器店找了份活儿。当地的铜器很有名，主要是用手工打制各种家用器具和法器，据说这里生产铜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的任务是帮助主人对铜器进行粗加工和手工打磨。就这样，我在那家铜器店一干就是三个多月。我本来有严重的脚气病，由于伊拉克气温又高又干燥，我们干活都光着脚，没想到我的脚气病却不治而愈了。事后想来，这大概是我去伊拉克最大的收获。

8月29日，林忠忽然找到我，说那个农场主言而无信，他在那里看了将近四个月的椰枣，只拿到一个月的工钱。现在眼看着椰枣要收获了，农场主却提出要降低工钱，林忠说他想不干了。我自己的工作也不太满意，主要还是挣不到大钱，于是我们决定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闯闯。

在巴格达，因为我有在铜器店的工作经历，很快找到了工作，但林忠却一直在打短工。在这里我一直干到了2004年年底。11月4日，我亲眼看到在铜器店不远处发生的一起自杀性汽车爆炸事件，当时有几个人被炸得血肉横飞，那个惨状简直无法形容。

这期间，我们与当初一起偷渡来的另外六个人遇到了一起。在这些人中，我的工作算是比较稳定的，他们的工作都不稳定，收入也很低，有的还没拿到工钱。我们经常碰面，大家对在伊拉克打工越来越失望——和我们原先想像的差距太大，不光赚不到大钱，还非常危险。我的情况算是比较好的，但七个月下来，我也只向家里寄回不到5000元的人民币。这些血汗钱，连付给蛇头的利息都不够。

2004年12月9日，我们几个老乡凑在一起“打平伙”（就是凑

份子吃饭)，林忠忽然说他想回家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有的人说，好不容易才出来，还借了钱，如果就这么回去，拿什么还人家？但大多数都赞同先回家再说，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不如回家干点别的，说不定比在这儿挣的还多。于是我们几个愿意回家的人约定，干到年底回国。



我们8人从2005年1月3日就着手准备回家，但却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一打听，才知道要先到约旦，到那里再乘顺路海轮回国。从伊拉克的巴格达到约旦首都安曼坐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但机票要650美元。当时我们每个人手中只有刚刚兑换的1000多美元，而且我们只有假护照，所以，坐飞机不太现实。当然，也可以坐汽车，而且也相对便宜一些，只需要40美元，但很危险。去年4月11日，我国有7人就是在从巴格达到约旦的路上被劫持作为人质的。大家商量后，都觉得只能坐汽车——也许不会那么巧就遇到劫匪。

1月13日，我们终于联系好了一辆去安曼的中巴车，车上除了我们8人外，还有十几人。上午9点多我们上了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趟差点把命丢掉，而且还几乎让所有的祖国同胞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

本来我们觉得路上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几乎是每开行一个小时候左右就会遇到一个美国人或当地警察的检查站，而且车也开得很快。但是，当下午3点多我们正昏昏欲睡的时候，汽车忽然停了下来，然后有人喝令我们下车。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危险，只觉得反正我们身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更没有武器，随便怎么检查都可以。然而，下车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几个头戴黑面罩、身穿黑衣，荷枪实弹的武装分子。他们将车子的挡风玻璃敲碎，又连拉带扯地将司机拽下车。我马上意识到：糟了，可能遇到了绑匪！为了不惹恼绑匪，我立即用家乡话让大家不要反抗。

他们将我们的眼睛用黑布蒙上，然后像赶羊一样把我们赶到他们的中吉普上。我感觉到车子好像正朝着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驶去，因为路非常颠簸而且听不到其他车辆的声音。不知走了多久，



车终于停了下来。等我们的眼罩被取下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被带到了一个村庄里。

关押我们的地方是个小棚子，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小棚子里只能蹲下十几个人。为了防止我们逃跑，武装分子在关押我们的房间里就地挖了一个坑当厕所用。这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就全都在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棚子里了。我们紧张地挤在一块，连大气都不敢出，年龄小的魏武和周孙钦吓得嘤嘤地哭了起来。我的心里也非常害怕，因为我在电视里看过他们对人质斩首的录像。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但我知道这个时候怕也没用，我们是远离家乡的偷渡客、穷光蛋，谁来救我们？不如壮起胆子看看情况再说。

他们很快就来提审我们了。那是个留着大胡子的胖子，满脸横肉，一副吃人的样子，自称是“萨拉菲斯特伊斯兰军”的情报人员。他先核实我们的身份，当弄清楚我们的确是中国人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三天后，我们又被提审了一次，这次主要是问我们在为什么人工作。提审完后，我们就被带到了一个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地方关押起来。

后来我才明白，我们之所以没被斩首，主要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或韩国人，而且我国大使馆也做了相应的声明和多方面的努力。按照他们的“规矩”，抓到入质之后，首先要搞清楚人质的国籍。如果被绑的人质是英国人、美国人或者是这两个国家盟国的人，很快就会将人质斩首。如果是其他国家的公民，再根据情况决定是释放还是斩首。

被转移后不久，武装分子就通知我们说很快就会放我们，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并没有马上获释。

那些家伙对我们还算客气，一日三餐都给我们送来吃的，主食都是那种黑面包、米饭和少得可怜的枣椰子。至于菜，就更可怜了，只有一种绿色的扁豆，而且还是生的。

当然，他们也有“仁慈”的一面——每天都定时让我们“放风”。在这难能可贵的一点时间里，我们看见了很多别国的人质，但是这些人质就没有我们幸运了，他们一直被捆绑着，其中有个韩国人不久就被斩首了。

尽管与武装分子共处了好几天，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长得什



么样子，因为这些人每天都戴着巴拉克拉法帽，根本就看不见模样。后来我们才知道，没看到他们的模样也是幸运。因为根据他们的“规矩”，只有通知哪一个人质即将被斩首的时候，他们才会当着人质的面摘下自己的面罩。

那几天我想得最多的是，如果我回不去了，家中的老母和妻儿怎么办？我本来是想出国挣大钱的，结果钱没挣到，小命还可能要丢在这里。说真的，人到了那个时候反而不知道害怕了，因为怕也没用，我最不忍心的是我在家时欠了那么多钱，这让老婆孩子以后拿什么还？想到这里，我不止一次地流下了痛悔的泪水……



我们是到了我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后，才知道这几天祖国为了营救我们做出了多大的努力。没想到，对待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儿女，祖国母亲不仅没责怪，反而还全力营救，我的心中顿时生出一种惭愧和自责。看到中国的国旗，我第一次感到那样亲切，那样激动！那种感觉真的像孩子见了娘一样！那一刻，祖国和五星红旗在我的心目中猛烈地显得灿烂和厚重起来，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回想起来，那些天真像做了场梦一样啊！

2005年1月26日晚12点多，在有关部门领导的护送下，我顺利地回到家中。我八旬的老母因身体不好，家人一直没敢把我被绑架的消息告诉她老人家，但我妻子却急得大病了一场，花了好几百块钱到医院看病。见到我回来了，妻子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会站在一边默默地流泪，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以后咱再也不去那样的地方了……”

回到家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有人敲响了我的家门。妻子打开门，来人是当初介绍我们偷渡并为我们向蛇头借钱担保的“中人”，他问了我一些情况后说：“你们这一趟一定是挣了大钱，政府安排你们坐飞机回来，连机票都没要，还一直把你们送到家。但借人家的钱要赶快还上。人家说了，你要是不还钱，我家和你家都别想过好这个年。”我说我们根本就没挣到什么大钱，但无论怎么说他都不信，我只好答应尽快还钱。

打发走来客后，我和妻子商量了半天。这半年多来我哪里赚到什么钱啊，除了一些必要的开支，包括以前寄回来的钱和我这



次回来由于政府安排我们坐飞机而省下的路费，剩下只有1万元左右。由于我们已经还了蛇头部分利息，余钱我准备先把因种水仙花而欠了几年的钱还上。这钱就还剩两三千元了——根本还不清蛇头的利息，再说马上要过年了，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

当天下午，我们乡一个有名的小混混又来到我家。他说，听说我们在外面赚了大钱，而且还是美元，他受债主委托来催我们还钱。实在没钱，可先把利息还上，本钱可以先还一半，余下的钱年内还清。

他还说，他已经对其他七个欠钱者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还钱，大家都别想过年。临走时，他还用刀在桌子上划了一下，说明天来拿钱。



▲ 被绑架人质获释

我知道，
这些人是什么

事都做得出来的，我和妻子又商量了半天。不管怎么说，当初是我们自己要求借钱出国挣大钱的，欠人家的理短，但我们实在拿不出钱来还啊。最后我们决定留下100元过年，余钱全部还蛇头利息，能还多少算多少。为了防止他们来闹事，我先出门躲躲再说。至于以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连这个年怎么过，我也不敢想。

我们偷渡到外国去打工，不光没赚到大钱，还差点连命都搭上，要不是政府帮助，现在还不知道人在哪里。回来之后连家里都不敢呆，大家以后千万不能做这样的傻事啊……

(责编 江 风)

(压题图选自《广告人插图集·旅游休闲》)